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古红梅阁笔记

张一麐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100.100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古红梅阁笔记

张一麀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说明

《古红梅阁笔记》，张一瞿著。

张一瞿(1867-1943)，亦作一麟，字仲仁，号公绂，别署民佣、大園居士、红梅阁主、江东阿斗、心太平室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末特科进士，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幕府，兼任《法政学报》主笔。入民国后，历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长、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因反对袁氏帝制自为，改任教育总长，终辞职出京，章太炎曾将其与蔡锷、梁启超并提为导致洪宪帝制失败的三个关键人物。1917年8月，复任冯国璋大总统府秘书长，后随冯去位解职回籍，先后当选和平期成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为消弭军阀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呼吁奔走。“九一八”事变后，和寓居苏州的李根源一起从事宣传抗日与救亡活动，以倡设“老子军”抗战及营救救国会“七君子”，赢得社会钦重。全面抗战爆发后去重庆，历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三届参政员，以年高德劭居首，有“首席参政”令誉，其间曾移居香港设新文字学会。1943年10月在重庆病逝，终年76岁。

张氏一生著述甚富，有《心太平室集》、《现代兵事集》、《古红梅阁集》等多种传世。《古红梅阁笔记》约为其退出北京政坛后所作，定稿于1930年。是书以作者个人履历为线索，分条叙述所见所闻，内容翔实，可补正史处极多。如作者曾以应试举子，身经公车

上书、强学会议政等重要活动，且为江南鼓吹变法之机构苏学会的倡办人，一应活动信笔写来，都有助于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就近观照。又如朝鲜内变后，原摄政王李昱应（大院君）移禁中国保定，具体司理监管的就是张一簠的父亲张是彝。彼时作者随父在任，因得在书中备述李氏在华生活细节以及同国内的联系，是了解该案原委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作者自 1903 年入参袁世凯幕府后，未几即得袁氏赏识，凡举办新政、奏议立宪、审处吴樾刺五大臣案，直至朗润园厘定官制诸节，皆得亲自参与而直书；或如日俄战争期间袁氏与日有无密约、徐世昌总督东北是否得袁保荐等史事疑窦，也据同僚传闻缕述辨析。从史料价值言，正是这些“内幕”披露，构成了《古红梅阁笔记》最称精华的部分。此外，书中还以不少篇幅记载了作者和左宗棠、李鸿章、潘祖荫、黄漱兰、江标、张謇等一时显宦名流的交往过从，并有袁世凯生活情趣作风的具体描摹，文笔生动，斐然可观。

本书据 1947 年排印本《心太平室集》整理重印。原本无断句无分题，为方便阅读，除加以新式标点外，还据各节内容而加拟了篇目。《心太平室集》中另有《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一篇，系作者于 1922 年应《申报》编印创刊 50 周年纪念特刊所作，因体例相近而予编入。另外，历经清季、北洋和国民党统治“三世”的作者本人亦为今人研究中国近代史事时不可忽视的对象之一，故将原文集中有关作者传记的序跋和纪念性文字，以及原刊于《近代史资料》第 60 号的《张一簠生平》，一并附录，以备读者参阅。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六月

目 录

古红梅阁笔记

应童试得褒	1
左宗棠筹边	2
黄漱兰视学	3
缪荃孙劝进	4
羁禁于保定之大院君	5
中日战争之祸胎	7
乙酉顺天乡试	8
中法之战	8
“潘大傻子”	16
翁同龢盟俄图稿	18
丙戌会试至癸巳超等	22
甲午战争	24
马关条约与中国积弱	27
维新之潮	27
保国会	28
政变述闻	29
江标	30

庚子之变始末	31
姜桂题试拳师	33
唐才常	34
吾国交通不便	34
三游洞与东山寺	35
过三峡	35
自万县至大竹	36
照灯坝“八归”词	36
自蓬州至成都	37
成都胜迹	37
赵舒翘、寿富绝命辞	38
两宫回京	38
川南金矿	39
入京应经济特科试	39
张之洞主持特科试	40
初入北洋幕府	41
五大臣遇炸	41
袁世凯治津	42
润饰步兵操典	42
天津小学之发达	43
袁世凯处事无私	43
刑事诉讼法之确定	44
袁世凯祝张之洞寿	44
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	44
朗润园风波	45
编纂官制之蛇尾	46
日俄之战与东三省善后	46
钦定东督之内幕	46

袁张入枢垣	47
杨度任职宪政馆	47
项城去位	48
袁世凯之戊戌记载	48
自办铁路风潮始末	48
五十年来国事丛谈	49

附 录

张仲仁先生传	黄炎培	62
张仲仁先生	王宠惠	68
我所向往之仲仁先生	张君勱	69
纪念张仲仁先生	梁漱溟	71
仲仁先生之回忆	张名振	72
张仲仁先生轶事状	钱基博	73
两次哭先生	郭沫若	78
追悼仲老	千家驹	81
追念江左耆英张仲仁先生	汪懋祖	82
《心太平室集》跋	徐子为、张为章	86
张一麀生平	张一澧	89



古红梅阁笔记

少承庭诰，服习儒书；壮作漫游，回翔幕府。西至巴蜀，东暨辽沈，入察哈尔而登长城，过娘子关而抵太原，逾伊阙而访佛龕，陟太山而观日出。升裡曲阜，礼孔子庙堂；蹑屐云龙，谒留侯祠墓。雁荡则仰视诺讷那之瀑布，天台则俯临智大师之道场，普陀望落伽之峰，包山瞰林屋之洞。关山戎马，饮岳阳之酒楼；泉石烟霞，玩匡庐之云气。若乃渡瀛海，适博桑，濯足乎箱根，放舟乎松岛，履碁所至，更仆难终。忆自橐笔津门，归休里闾，遇义军之突起，叱咤风云；许国是以驰驱，栖皇雪柳。既而转鹏将息，倦鸟知还，乃动地鼓鼙降临，桑梓焦头烂额，无补时艰，息马投戈，幸歌复旦而吾年亦将耄矣。同人以鰕生经历可补国闻，属缀简端，冀留梦影。酒阑灯炮，拉杂书之。昔《东斋记事》、《北梦琐言》虽隶杂家，无伤大雅，兹所纂辑，意在存真，苟有然疑，宁从盖阙。以所居为宋吴感红梅阁旧巷，辄以名之。民国十九年冬江东阿斗自识。

应童试得褒

侯官林锡三先生天龄按试江苏，遇幼童辄拔置堂号，以便考察。余年十二应童试，题为《孟子》“天与贤”三字，余误为此节上连

“万章曰”一章，起讲即云“昔尧以天下传诸舜，舜以天下传诸禹”，不知其全在下文“且童子何知”。因多食饼饵，内急欲如厕，未具草稿，匆促完卷而候启门，旋见元和训导张广文克己踵门大索，令就其席补草，余不愿，乃指其头上之铜顶曰：“尔不补草稿，此物不能戴也。”强拉入席补讫，而候启门者只三数人耳。门启后，先君领至候考处大泄泻方归。榜发有名，覆试时以“雏凤清于老风声”为诗题，检前场卷则起讲即勒红帛，惟诗题“白露为霜”，余首句曰“酿得秋如此”则大圈特圈。先生造就童稚，爱才若命，惜翌岁即归道山，时官年只署九龄。次岁己卯乡试，先君以年幼未令与考。十六岁壬午乡试，正主考为仁和许星叔先生庚身，副主考为南海谭叔裕先生宗浚，监临为安徽巡抚寿山，裕禄有事先还皖省，由两江总督左文襄公宗棠代之。次场《礼记》题“一年视离经辨志”，余以“志”字作史志解，如《周志》、《军志》、《天文志》、《地理志》之类，以经史作两大比。卷出仁和梁师枚房，荐诸许师，已定为第六名举人，正、副主考例以各人取中之卷互相磨勘，谭师以经文《礼记》题他卷未有如此解释者，乃调取《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令十八房遍翻不得，乃抑置副榜第二名。及榜发拆弥封，见官年只十三，则大哗，文襄乃调三场墨卷视其有无枪替痕迹，检毕实无可疑，乃曰：“此小子将来当有出息。”许师假归杭州，彭雪琴尚书宴诸湖上，询以所得门生何者可意，许师曰：“此行得一童子为奇耳。”友人劝余至金陵见左公，以稚嫩畏见生客未即往，未几左公因法越战事离江南他往平章军务去矣。追念哲人，自伤老大，读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语，辄於邑不已。

左宗棠筹边

左公督江南在光绪七年辛巳之十二月，时七十岁。明年壬午四月，因阅兵出吴淞至上海，过租界，西人除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

三响，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又明年癸未，法攻越南，破南定，公疏请筹办海防，六月法攻越南益急，自请赴滇粤督师未许，但已遣王德榜自永州解军火济边军，就募广勇数千人。十月，檄德榜于永州募十营，号曰“恪靖定边军”。再明年甲申正月，德榜军至广西南宁，三月以目疾乞病，曾国荃继之。于时滇粤边军溃退，北宁、兴化相继失守，独王德榜军五千人扼守谅山镇南关，而法人兵船分驶福建、江南海口。公闻警愤极，会目疾稍愈，乃销假，以王德榜军单，请增遣前浙江提督黄少春于湖南募新军继进，会法使复诣天津请和，诏停募，召公入见。五月至京师，仍入值军机，法人复犯宣光、保胜、谅江，南、北洋戒严，公复请飭黄少春赴边，未成行。七月，法人大举入犯闽洋，福建海军溃败马江，法转攻台湾，诏公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八月抵江宁，调旧部五千人从行，法已夺踞基隆，公攻沪尾。九月公取道江西入闽，十月抵福州。人心大定。首议调兵援台，遣道员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各军自泉州潜渡，法船集妈祖澳，公冒风雨巡视长门金牌炮台，申严军律，封塞海口，法军引去。翌年乙酉二月，王德榜率定边军会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大破法兵于谅山，法人复请和，诏停战，公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五月疾剧乞休，七月薨于福州，士民巷哭。按谅山之役，彭玉麟奏称冯子材苦战两日之久，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亦不能如此大溃，而闽当马江败挫，一夕数惊，非公至亦无以慑法人而使其引去。吾国咸同以后对外用兵，惟公之收复伊犁与战胜谅山为空前绝后之举，乃李公鸿章甲申五月复张蕡斋函云“闻有请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云云，其然，岂其然乎？

黄漱兰视学

故事，乡试获隽者例往学政衙门自填亲供，余壬午中副车后，

十月间往江阴谒学政黄漱兰先生体芳。时先生长子仲弢、年丈绍箕为先君庚辰甲榜同岁，以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馆助乃翁校士，余入厅事候未久，见一红顶花翎身不满四尺而须眉甚伟者出见客，酒气薰人，即阅卷小印“酒仙过目”四字之漱兰先生也。先生任京职时弹章不绝，台阁生风，当时有四矮子齐名，比诸翰林四谏，先生与张文襄公之洞皆其一也。谈次训小子须多读书，余对以寒士无力买书为苦，先生曰：“吾已与左季高商定，奏设南菁书院，汝可以选入院中读书。”继命仲弢年丈出见，而先辞客入内斋矣。翌年余因先君需次于直隶省城侍亲北上，不及入院读书，然江南人才渊薮以南菁为最，吾乡若曹元弼、胡玉缙之经学，曹元忠、金天翮之词章，皆一时之选，他郡如武进之刘可毅、谢钟英，无锡之孙均揆，松江之姚文枬、于鬯、赵世修，并负物望。辛亥以来，革命先觉如前江苏都督庄蕴宽，今党国元老吴敬恒、钮永建，皆南菁旧友。漱兰先生之提倡宗风，其功不小。

缪荃孙劝进

南菁山长始则张啸山文虎，其后黄元同以周、丁叔衡立钩，皆老师宿儒，与浙江诂经精舍之俞曲园、四川尊经书院之王湘绮同时济美。厥后缪艺风荃孙金石、目录、舆地之学卓绝一时，乃艺风以洪宪江苏代表首列其名，遂为平生之玷。闻当时伪造国民公意者，以江苏文物之邦，须求一老儒为弁冕，乃由省当轴饵缪以白镪二万，先致五千为寿，俟登极后补赠如约。不料西南起义，代表取消，一万五千之契约遂成泡影，艺风不容于公论，抑郁以终。夫以艺风之学虽不能比亭林、船山、梨洲之蒙难明夷，开有清一代风气，欲如近世王湘绮、樊云门之俳优嬉戏，身享大年，固自易易，乃名山坛坫尚不如投阁之大夫。吾悲艺风，吾思牧翁后之君子当阳九、百六之交，其亦知所自择夫。

羈禁于保定之大院君

先君以庚辰进士为直隶即用知县，辛巳挈先慈到保定需次，三弟两妹均幼侍行，余与长兄均留苏未往。自余十六岁中副榜，馆于回龙阁程楞香先生之子受甫宅中，课其二子。癸未偕兄乘丰顺轮至保定协署前寓所，时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为武昌张廉卿先生。莲池不许外人应试，余借先君门生满城康炳宣名考课，先生点名时顾而异之，屡列高等。廉卿先生书名满天下，《续艺舟双楫》以为邓完白后一人，首列神品，余卷评语缀于一册，时时临摹，后入蜀中同幕见而借去，竟为所攫，至今惜之。时莲池高才生如盐城刘仲鲁若曾、永年孟绂臣庆荣、沧州张化臣以南（即今中央委员张溥泉君之父）皆著有日记，蔚为通才。姊夫江阴夏闰枝孙桐家有藏书，余每借观之。先君授以《辘轳语》、《书目答问》，乃稍识国学门径。时先君奉委监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差。李昰应者，朝鲜王本生父也，羈禁于保定府旧道衙门，派文职两员、武职两员监守之，每半月文武各一员轮流交替，出入之鲜员必登于簿，入市则飭役随之，虑其通消息谋脱逃也。先君值班则挈余往焉，衙门自大堂内有厅堂五大间，文武两员各住两间，又进则五大间上房，右二间为大院君住室，左二间朝鲜文武随员居之。鲜语钩辘不能辨，其文号称汉而大半俚野不可读，凡彼国信至，委员拆阅乃达，去信亦如之。大院君年已六十许，能画兰，余以扇乞画，款称“某某雅士”。闻先有乞画者，君问华人给事何者为尊称，对曰“老爷”，渠即题款曰“某某老爷”，此扇遂成笑柄，后告以此乃奴称主人之名，不可用，方以“雅士”呼之。其随员多使酒任气，委员时时裁抑，然以其琐尾流离不能峻也。其食时置肴于地，众蹲踞作环形饮啖，与岛人不甚殊。一日彼国王遣使来聘，阅其名刺则新科状元南廷哲，刺长六寸，与华之翰林院庶吉士同。南为彼国壬午举人，以年家子礼见先君焉。入内

堂，大院君高坐胡床，南北面跪奏，如臣工召见，礼隆重拟于上皇。大院君眷念故国，愤欲东归，必多方拊慰之始已。入其室，所阅皆范文正、王阳明等集，在朝鲜以笃旧不容于东学党，故锢诸直隶省城。附录李文忠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与译署商定朝鲜内乱一稿，以见此案厓略：

（上略）七月十九日行次吴淞，英国威使来晤，出示驻日英使巴夏礼近日密信，详述日本政府之意，亦知朝鲜乱党滋事由于大院君李昱应主使，甚不愿与李昱应交结。中国派兵前往，如勘办内乱，非日所可掎越。若欲为朝鲜主持日本交涉之案，日人必不甘受，并将所索条款大略开陈等语。是夜接振轩制军电报，马道等诱获李昱应解送到津，正喜办法深合机宜，告知威使，同声称快。（中略）惟李昱应已解赴京都，请旨办理。窃谓李昱应藉不乐外交为名，争权内哄，肆毒官闾，实为祸首罪魁，其人奸狡枭桀，势能挟众以逞，第处人父子之间，诚恐杀之不当、囚之不可，纵令回国则后患滋大，似宜仿元朝至元年间高丽忠宣王、忠惠王父子相争，将忠惠流窜揭阳故事，设法拘禁安置，勿令私自走脱，或潜通消息煽惑其党，以致死灰复燃之处，尚祈卓裁密陈云云。

又同年八月初三日与译署筹安置李昱应一稿，以见保定监守情形：

（上略）连日遵旨会同振轩向李昱应究问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乃壹意狡展，坚不吐实。（中略）似宜请旨安置保定省垣，优给廩饩，严密防闲，并祈特颁明诏，由鸿章等移行该国王，俾国人知其永不得归，方可消逆谋而免后患。伊子李载晃现既退去兵柄，据丁提督马道等皆谓其庸懦无能，不为国人所亲附，若知昱应不归，党势已孤，亦无能为役也云云。

中日战争之祸胎

中日之战为吾国强弱关键，梁启超著《李鸿章》一书，论中日战争之祸胎，足为论世之鉴，今附录如下：

（上略）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于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吾国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皇，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密函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订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裕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憾也。自兹以往，各国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从此两国各执一理，轳轳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

梁君论李鸿章致败之由甚详，俟甲午战事起后再摘叙之，兹不赘。